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
第八回 好勇鬥狠攙人搶物 排難解紛設席賠罪

話說賈銘們在桂林房中聽得對過房裡不知何人吵鬧，月香唬得戰戰兢兢。聽得那些人點了火把去了，吳珍忙將三子喊來問道：「適才是些什麼人？因何而吵？」三子道：「我只認得兩個，一個是當過鄉勇的尤德壽，人都喊他尤不透。那一個是在茶館裡捏過點心的，名叫燕相，同了幾個短打不尷不尬的少年人來打茶圍。進了門來就賭槍賭棒，趕忙請他們到房裡坐下。才倒了茶去，就怪水煙來遲了，有意起毛生氣，把茶碗擱碎在地，唧唧咕咕的去了。」吳珍道：「你家東家強大到那裡去了？他因何不出來會他們呢？」三子道：「強大不在家，到澡堂內洗澡去了。」吳珍道：「他們去了，未必干休。」三子道：「這些沒相干的不要緊，由他們去呀。」

吳珍道：「月相公的轎子可曾來呢？」三子道：「早已來了。」吳珍向月香道：「月弟媳你不必怕，早些回去罷。」陸書拿出一塊洋錢把與強大家底下人，算江湖禮，又把兩張錢票與跟月香來的污師並底下人，又向月香道：「你的局包我明日送來。」月香點點頭道：「你送我回去。」陸書道：「今日遲了，我明日到你那裡罷。」月香與陸書附耳不知說些什麼言語，叮囑陸書明日早去。陸書諾諾連聲。月香辭別賈銘們眾人，又與桂林們作辭，方才出了房門，走到大門外，上了小轎。三子捧了四包茶食，點了兩枝安息香遞與跟月香的人，回進玉樓去了。

這裡吳珍們酒也不吃了，各要回去。桂林不肯讓吳珍走。

吳珍說有要事，不能在外住宿。說之再三，桂林氣急臉紅的說了許多醋話，才讓吳珍同賈銘們出了強大家大門。約定明日早間仍在教場方來茶館取齊，分路各散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尤德壽們出了強大家門，大眾氣忿忿的商議主見。尤德壽道：「龜是脊背朝天，不吃他要效尤。我們約些朋友到他家裡攙他兩個人，挑挑縣門首該班的朋友，自然有攔停出來了事，划划他的翅，才曉得厲害，嗣後才瞧得起我們呢。」燕相道：「現在江都縣皂班該現班的朋友，與我做過會的，你們盡管辦，總是我承擔，不叫兄弟們作難。」眾人道：「好。」遂到興教寺街約了些初出市的把勢，十幾位亂神，在雜貨店內買火把，腰內拿出二三十文，大錢少，小錢多，帶槍帶拿點了十幾條火把，抓了米店裡十幾根米籌，蜂擁來到強大家門首。

他家大門本是開著，遂一哄而進，人聲嘈雜，火光冲天。

有些玩友同女相公們不知何事，唬得屁滾尿流。尖伶的總躲下漏子去了，還有躲在牀後並柴堆裡面。只有巧雲未曾躲避得及，被同去的兩個二等把勢；一個姓唐，名叫唐統，一個姓史，混名史肉頭，抓住頭髮、將銀簪、耳挖先窟（摘）除了去，安安膽。尤德壽領著眾人，將些窗格什物打得乒乒乓乓。前來找尋強大，未曾找著。那雙林房裡有個人在那裡打茶圍。此人姓白，名實新，弟兄幾個他居長，人總喊他白大，專在清潭堂名裡打茶圍，吃白食，傳簽打知單，逢時遇節打秋風。不拘那家堂名鬧出事來，他總做攔停，兩邊賣情討好。今日正在這裡打茶圍，聽得外面喧嚷，趕著出了房來，看見是尤德壽、燕相們，就將尤德壽攔住問道：「尤大哥，為著何事？」尤德壽道：「白大哥，你不管！他家拿我弟兄們不打賬，過於叫人下不來。」

今日拼打幾十，叫他家這牢門開不成。」白實新聽了，就在地下一跪，將眾攔住道：「尤大哥們暫息雷霆，強大雖是懂人事，還要看他家照應的庚四老爹分上，他是個朋友，最肯交結人的。如今哥哥們權且將巧相公交與兄弟，此刻茶前酒後不便談話，明日大早請在教場冷園，我兄弟同庚老四過來，總叫弟兄們過得去。」

尤德壽總不肯依，正欲將巧雲攙了出門，卻好那素日代強家掌門的庚嘉福同兩個差伙王七、趙八，跑得氣喘吁吁的趕奔前來。到了裡面，庚嘉福見了眾人就跪在地下，攔住眾人討情。

白實新、王七、趙人再三說合，有那尤德壽同去的人做好做歹，也將巧雲放了手，交與白實新。大眾執著火把，米籌，洋洋去了。

庚嘉福邀著白實新到巧雲房裡坐下。那些打雜的先不知躲在何處，如今見人已去了，趕忙進房獻茶、裝煙。庚嘉福向白實新道：「今日倒難為兄弟，若不是大兄弟在這裡，不知鬧成什麼樣子了。」白實新道：「我是一則到此玩玩，二則想同強大說話，不意到了這裡即碰見了他們鬧事。你四哥又不在這裡，我又不是活死人，何能不管呢？四哥，你是如何曉得的？」三子站在旁邊道：「我看見他們進門來意不善，我就溜了出去，想到四老爹府上去請四老爹，可巧在路上撞遇，請了來的。」原來這庚嘉福在府裡當門戶官，名庚仁，排行第四，代強大家照應，每月送他月錢，節下送禮，平時還要放差，很有出息，所以三子一請即到。三子開了燈來與庚嘉福吃煙。巧雲哭哭啼啼趕進房裡，向白實新、庚嘉福道了謝。庚嘉福道：「巧相公，你可曾吃苦？少了些什麼東西？」巧雲道：「多虧白乾老子攔著，沒有吃什麼苦。簪子、耳挖、鑷頭都沒有了，順袋裡還有一塊洋錢，二千錢票子也被他們拿去了。」庚嘉福道：「你不必哭，明日包管照數還你。」巧雲道：「總要拜托眾位乾老子幫幫窮乾女兒的忙，我只好多磕兩個頭罷。」庚嘉福叫三子將強大喊來。強大了房裡，跪在地下磕了個頭道：「謝謝諸位老爹。」立起身向庚嘉福道：「四老爺，我這牢門真是不能開了。今日他們來，才到了房裡，就趕著喊相公去酬應，裝煙獻茶，平空起毛生氣，將茶碗摔碎，嚷嚷咕咕去了。那時我不在家，我洗了澡回來，方才曉得。那知一刻工夫，他們約了許多人來，外面打到裡面來，虧我眼亮躲的了。」

被他們將家內窗格什物打壞，還搶去好些東西；若不是白大爺在這裡攔著，巧相公已被他們攙去了。這幾天一點生意沒有，昨日晚上打醋炭火，好容易今日擺了一台酒，才吃到半盞，被他們一鬧，總散了，還不知開發可弄得到呢，越想越氣。如今同老爹商議，縣裡有幾位師爺常在這裡，我想同他們打場官司。」庚嘉福道：「你要打官司我也不能攔你，你就要先將巧相公交與白大爺，讓白大爺交與他們，你再準備打官司，不然你叫白大爺怎樣對他們呢？要說仗著這些師爺的力，他們何能常在這裡？千千萬萬日，萬萬後日，除非你不在揚州打把勢，可以打場官司散伙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現在欠人多少債務，打了官司難道債主就不要錢了？氣是好忍的。依我說，明日請白大爺同我到教場去會他們，向他們說，將拿去的東西還你，做個主人，叫他們嗣後照應你些就是了。」三子道：「老爹說的話不錯。他此刻氣昏了，不要睬他，老爹酌量辦就是了。」庚嘉福們吃了一會煙，到了三更多時分才走。約定明日大早在冷園，先到先等，分路回家。

一宿已過。次日清晨，庚嘉福同王七、趙八到了教場冷園茶館。見白實新早已坐在那裡，招呼入席吃茶，各用早點。一刻工夫，尤德壽、燕相同著昨晚去的眾人陸續來到。庚嘉福、白實新起身招呼，坐了幾桌。眾人喊跑堂的下面、買點心、下水餃、做蔥油燒餅，有如餓虎爭食，吵嚷不清。

庚嘉福等他們各人用過早點，立起身來到尤德壽、燕相們各人席前，斟了茶道：「諸位兄弟，做哥哥的今日特來推情。強大不懂人事，一切都要望光看我薄面，所有他的不是，罰他備席賠罪，弟兄們昨日拿的他家東西，也要推情還他。」尤德壽道：「我兄弟年輕，出來玩的日子又淺，並不曉得你四老爹在他家照應。我弟兄們實是為強大瞧不起我們，誠心昨日要攙他家兩個人，叫他牢門開不成。不意撞見改惡星君白老大在那裡攔著，又是你四老爹閃了來，我們這些少年弟兄，那個能違拗你老人家？今日又蒙賞臉，到茶館裡來。我兄弟也久慕你四老爹是個大朋友，未曾過來巴結。你四老爹吩咐，理當遵命。」

無如這樣說法並非我們大半，實是叫兄弟們過不去。所有他家的東西，我們也不擔這個臭名，照數還他。只叫他唱兩本戲，備十桌酒席，就饒他了。再不然，叫他送我們個訪，我們領他的就是了。」庚嘉福道：「尤大哥，你說到那裡去了。強大雖是懂人事，我兄弟素昔不吝賴教，還可以夠著交情。原可以遵命唱戲，念強大實是事壞，非我代他哭窮，你們問白老大就知道他的事了。」

尤德壽值意不休，就要往茶館外跑，被白實新拉住膀臂兩捏道：「弟兄們，這件事不必把『難』字與庾四哥寫。自古道『巧媳婦難煮無米粥』。若論強大素昔不懂人事，我就可惡他。」

如今不看玩龍燈的，要看投帖的，諸凡百事要推四老爹面上。

念強大實是事壞，唱不起戲，罰他備四桌席，在北京館賠罪，弟兄們擔擔膀子讓他們過去罷。」

鄰席又有許多常在這些清渾堂名裡吃白食的朋友，走過來推現成情，做現成攔停，等了了事，好一同前去吃一頓，總過來原今又有昨晚同尤德壽去的兩個人做好做歹，向尤德壽道：

「不必說了，一千二百樁事都推庾四老爹吩咐罷。」尤德壽委委屈屈的將兩個小把勢喊過來，關照他們將昨晚所拿衣飾照數送還強大家內，「我們在北京館等著你們。」

那兩個小把勢，一人姓錢名貫之，父親在日，是慣放火債創成家業，一生最喜討小便宜。買人田房，總要猶豫到除夕幾更天方才成交。銀色是低潮的，錢色是攙和私鉛的。可憐那賣主不知多少事件等這田房價償還，若是嫌他銀錢色不好，他就不肯成交了。逼著忍氣就他，算是暗中虧折。這錢老翁死後，遺下約有萬金。到了錢貫之手內，比他父親更刁更滑。不知怎樣刁滑太過，未到年餘，把父親掙下家資刁滑得乾乾淨淨。還虧娶的妻子有幾分姿色，暗走個把人。這錢貫之在外結交了尤德壽一班朋友，跟他們跑跑腿，做做粗活。人因他父親將許多家資丟與他守不住，不喊他錢貫之，總喊他錢串子。那一人姓余名兆，家中母親同妻子總做媒伴生意。他在縣門首做過幾天差伙，自己疑惑他是個把勢，嫌腔厭調，因此人不喊他余兆，都喊他蛇調。當時錢、余二人聽了尤德壽的話，一聲答應，匆匆去了。

庾嘉福見強大家三子在旁吃茶，悄悄向他說道：「你趕緊回去，看他們將東西送去可少些什麼，你趕著到北京館來告訴我。」三子答應，立即去了。庾嘉福將各桌茶錢算明，關照跑堂的到強大家拿錢。邀請著尤德壽們並白實新同那些學騙的朋友，出了冷園茶館，到了小東門外北京館，進內，滿滿的坐了四桌。庾嘉福喊跑堂的打酒弄菜。只見錢串子、蛇調兩人跑得兩汗交流，氣喘吁吁到了館裡，回過尤德壽的信，在下橫頭擠著坐下。又見三子來，悄悄將庾嘉福請到酒館外說道：「他們已將物件送去，家裡所少零星不過一二千文的東西。只是巧相公的首飾、腰內洋錢票子未曾送去。」庾嘉福道：「此刻說了，還有那個肯拿出來？該應晦氣，只好由他去罷。」三子道：「東家還請老爹去有要緊話說。」庾嘉福道：「我這裡散了，就到你家來。」三子答應去了。

庾嘉福復進酒館，執著酒壺到各桌敬酒。尤德壽眾人立起身來連稱「不敢，不敢！」白實新將酒壺奪了過去道：「四哥，你請坐，我代敬罷。」庾嘉福向眾人作了一個籬桶揖道：「諸位兄弟，一切一切看我面上，嗣後照應強大些罷。」尤德壽們既和不講禮，將庾嘉福拉了入席。大眾猜拳開酒，直吃得酒醉肴飽，方才散席。

庾嘉福將眾人送出北京館，又向白實新道了謝。白實新道：

「四哥，兄弟昨日因為擠■事，到強大那裡，想找他幫個忙，不意遇見他們一鬧，如今拜托哥哥罷。」庾嘉福道：「兄弟再我寬一兩日會罷。」白實新道：「拜托，拜托。」辭別去了。庾嘉福算清了酒飯賬，汰化、水煙一齊寫了，叫到強大家拿錢。